

流金岁月

水洼里的生灵

李德禄

我上小学时，正值特殊时期，那时候，凡能入口的东西，人们几乎全吃遍了。那会儿，虽说日子挺难熬的，可比起城里人来还是要好过些，甬管是吃糠咽菜，还是撸树叶，毕竟还有的吃。我随着父亲去荒坡上开小片荒，那时候我家有7口人，伯父双目失明干不了活儿，我们兄妹4人我是老大，也只有十二三岁，家里除了靠父亲挣工分外，只有靠那点可怜的定量维持生计。

周日，父亲带着我去深山沟里开小片荒，以聊补生活的拮据。其实，我知道为啥要去开垦荒坡地，也明白应该帮父亲撑起困难的家，可那会儿正是贪玩的年龄，谁愿意干活儿呀？来到荒沟里，眼前是一片半人高的蒿草，父亲将地里的蒿草割倒了一大片，然后把镰刀递给我，说：“我来刨地，你来割草吧，不急，能割多少是多少。”我很不情愿地接过镰刀，心不在焉地割着，谁知活儿一上手，玩的事便抛在了脑后，不知不觉间也割了一大片。父亲乐呵呵地说：“瞧瞧，我儿子还真的挺能干呢！”我是个顺毛驴，心里一高兴，蒿草又被撷倒一片。

休息时，我走到拔根处的小水洼跟前，水面清亮得像面镜子，把湛蓝的天空和绵

朵似的白云全都装了进去，当然，里面还晃动着一个小了的我。水洼里游动着一片黑乎乎的东西，成群结队，密密麻麻。它们似鱼非鱼，几乎没有身子，又圆又大的头上拖着一条不太长的尾巴，尾巴一晃，圆圆的脑袋就向前游动，尾巴再一晃，圆圆的脑袋就拐了弯了。我头一次见到这种东西，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，只觉得这些小家伙非常奇怪，唯其奇怪才更觉可爱，于是想捞上一条看看究竟，刚一伸手，它们身子光不出溜的没抓着，呼啦啦地全跑散了。不一会儿，它们又慢慢聚拢过来，我伸手再抓，依然白费力气。可气的是，它们在我眼前甩头晃脑，仿佛在向我示威：“你不是想抓我们吗？来，来呀！”

打那以后，我喜欢上了这些古灵古怪的小家伙，它们总得有个名字吧，就叫它们“小精灵”吧。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夏日，天气越来越热，我开始担心了，担心山沟里的水喜怒无常，不知哪天风急雨暴，这片小水洼可能就不复存在了。还有那酷暑烈日的炙烤，水洼一旦干涸，这些小东西既无腿脚行走，又无翅膀飞翔，岂不是白白地损伤了娇嫩的生命？可是，那些似鱼非鱼的家伙，

就知道整天无忧无虑地游来游去，压根儿就没考虑过一旦小水洼没有了，它们何以生存？

又是一个周日，我忧心忡忡地跑到水洼旁边，看看里边的水是否少了。然而，我多虑了，小水洼依旧存在，里面的水依旧清亮，那些无忧无虑小精灵，依然自由自在地玩耍着。真是奇了怪了，这毒烈的日头整天无情地炙烤，树叶打成卷儿了，草叶都蔫巴了，却竟然奈何不了这片小小的水洼？

突然，山弯里闪出一个人来，嘴里哼唧着不成调儿的小曲儿，何人这么穷开心？我隐在树后观看，原来是村里的二憨子，尽管他头上戴着一个野草和树叶编成的环帽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二憨子手中拎着个小水桶，身子摇摇晃晃地到了水洼旁边，弯下腰把水倒进水洼里，傻呵呵地憨笑几声，又哼唧着转过了山弯。不大会儿，他又拎着水桶晃了出来，将水倒进水洼里，一连五六趟，这才喘着粗气坐下来歇着。

我明白了，是这个憨子一天天、一趟趟的补水，水洼才有没枯干，水中那些可爱的小精灵，才得以存活下来。二憨子解除了我心中的担忧，按说，我应该好生感谢他，

可我总觉得他并非出于真心，而是因为憨傻才做了这些事。我闪身出来说：“二憨子，你整天这么来回地跑，也不嫌累得慌？”

“嘿嘿，不累，前边有个泉水，水是从山缝里渗出来的，整天咕嘟咕嘟地往外冒，我想，那些黑不溜秋的鱼儿快要渴死了，这些泉水白白地流走了多可惜的呀，所以就把泉水里的水灌到水洼里来了，一瞧见这些小家伙欣实的样子，心里高兴，就不觉得累了！”

“真是个憨子！”我想嘲笑他几句，看他憨态可掬的样子，猛地发现自个儿不对了，尽管他看似有点呆傻，可他憨傻的可爱，呆的执着，而我光知道这些小东西好玩，却压根儿没想过要帮它们做些事情，有什么资格笑话人家？我自责地笑了笑说：“二憨子，我，我也帮你拎水吧？”二憨子嘿嘿地笑了：“帮我？帮我干啥？是救，救它们！”

从那天开始，我也拎了个小水桶，只要有空儿，就和二憨子一起拎水灌注，一起看黑鱼儿游动。渐渐地，黑鱼儿的肚子鼓起来了，那条拖着尾巴也萎缩得看不见了，

它们的呼吸，也从腮部转为肺呼吸，身下悄悄拱出四条嫩爪，起初是贴着地皮爬动，后来便学着蹿腾，尽管不稳当，还是蹦跳个不停。慢慢地，它们背部的颜色也由黑色渐变成黄绿、深绿或浅灰，它们会跳跃了，便在水洼里待不住了，接二连三地离开了水洼，不知蹿腾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这些似鱼非鱼的家伙叫蝌蚪，是青蛙的幼体阶段，它们长大了，自然不会窝在水洼这个小天地里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水洼里的蝌蚪没了踪影，我也就没了去那里的兴趣，二憨子仍旧很执着，像往日一样，拎着个小水桶，一天天、一趟趟地往水洼灌水。我说：“二憨，那些家伙全都走了，你就别费劲劳了！”

二憨子傻笑着：“它们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的！”

曹雪芹家族系列故事

曹锡远与曹氏家族兴衰史

柴华林

今天聊聊曹锡远，曹锡远是谁？曹锡远是曹寅曾祖父，曹寅又是谁？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，也就是说曹锡远是曹雪芹的先祖。关于曹雪芹祖籍的考证，红学界有“辽阳说”“丰润说”“铁岭说”，还有“武阳说”和“进贤说”等。但“辽阳说”及“丰润说”影响最大，“辽阳说”也是红学界主流认可的观点。“辽阳说”就是根据文献及碑刻认证辽阳(古称襄平)为曹氏家族的根本祖籍地，就是曹雪芹上世为曹锡远、曹振彦、曹玺、曹寅、曹颀。纵观整个曹雪芹家世，其实就是以曹家从关外边民跻身清代宫廷贵族作为起点，整个曹家的百年兴衰，也是由曹锡远以“包衣”低微的身份开始，使曹家逐代走向鼎盛与辉煌。曹锡远原籍是辽宁辽阳，明末的时候，居住在辽东，最早是汉族，并不是满族。在明清辽东战乱的时候，曹锡远被后金俘获，归入满洲正白旗包衣(奴仆)，成为正白旗皇室家奴。

明朝末年，辽东战乱烽火不断，努尔哈齐起兵攻占了辽沈大部分领土，有许多辽东普通百姓被掳掠强行编入八旗包衣。曹锡远被俘之后，就脱离了原有的汉族，世代侍奉正白旗皇室。“包衣”身份看似奴仆，却因贴身依附皇族，拥有普通官员难以企及的亲权之便。曹锡远有一子曹振彦，父子二

人跟随八旗铁骑入关，南征北战亲历清军入主中原的历次战役，凭借一次次战功，摆脱了底层“包衣”的身份，最终迈入的权贵阶层，康熙初年曹锡远被追封二品资政大夫，妻子张氏赠封一品夫人。

清兵入关后，正白旗由摄政王多尔袞统领，多尔袞失势后，正白旗收归皇帝亲领，成为上三旗。曹家自此直接隶属内务府，专供皇室差遣，身份从王府包衣变为天子家奴，地位直线上升，身价一下子拉满。曹振彦凭借父辈战功与自身战绩，顺治七年，任山西吉州知府，顺治九年，任大同知府，顺治十三年，任浙江盐法道、两淮盐运使等官职，手握地方实权，掌管盐务要务，为曹家夯实了丰厚的家业，奠定了曹家富贵的根基。

曹振彦之子曹玺，即曹雪芹曾祖父，接续了家族的血脉相承。康熙幼年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孙氏哺乳，孙氏即曹玺之妻，她凭借奶妈这层至亲关系，曹家深得康熙信任与重用。曹玺被任命江宁织造，常驻南京掌管朝廷丝绸采购，并秘密监视江南官吏、密报地方民情的隐秘差事。江宁织造表面上看似有品级的皇商，实际是皇帝的心腹，手握皇家巨额经费及密报皇上周折的特权。曹家自此长期定居金陵，迎来曹家

鼎盛时期。

从曹锡远被俘入旗，到曹玺江宁织造，短短三代人，曹家从关外被俘奴仆，一步步成为手握江南肥差的皇室近臣。曹锡远以被俘入旗的特殊命运，改写了整个曹氏血脉的走向。没有曹锡远归入正白旗包衣，便没有后世曹振彦、曹玺、曹寅一辈辈的富贵荣华。

到曹寅、曹颀执掌江宁织造时期，曹家四代人扎根江南近60年，康熙六次南巡，五次驻入曹府，家家荣耀达到顶峰。但包衣依附皇权的属性注定根基脆弱，雍正清查钱粮亏空，曹家因巨额织造亏空被抄家，繁华落尽，年幼的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房，亲历了曹家由盛转衰的家族没落，最终握笔含着血泪写下文学巨作《红楼梦》，将祖辈百年兴衰历史凝于笔端。

回望曹家源流，曹锡远是一切缘起，明末辽东的一场战乱，一次身份转折，催生了江南百年望族，也催生了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，个人命运裹挟时代洪流，造就了曹氏家族跌宕起伏的辉煌及衰败。

文化纵横

你的自强，便是国的模样

李琳

今年的雨水来得早下得频繁，总觉得这一礼拜一礼拜的，不是下雨就是阴天。今天，难得的蓝天白云，赶上学校的教育实践活动展示，邀请家长去观摩。

校门口的学生们穿着新式校服，手持向日葵向参加活动的家长和来宾招手欢迎，管乐团的迎宾音乐配上早晨灿烂的阳光，令人心神振奋，操场上的市集展位，各具特色。每个展位前都有相应团队的小伙伴们向大家介绍展品的故事、工艺、创作理念等等。用学校自种的山楂制成的山楂茶，酸甜可口、健胃消暑；水培豆芽的展台前，学生们讲述着生长旺盛的一盆盆豆芽背后的故事；红色基因传承的展板上是红军长征的线路图；同学们的画作朴素地布置在长长的展板上，描绘着家乡的美景、美事……

学生们自信大方地介绍，一张张热情洋溢、青春活泼的面孔，每一个人都是活动的主角，他们在课本以外的盛会上，用跨学科研究成果诠释着，每一朵花都有不同的绽放方式，每一次成长都是美好与共的生动实践。

别以为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，这才只是开胃小菜。还有更多的体验环节，进入课堂和学生们一起开展一次主题研究，有很多的课程可以选择，音乐课、心理健康、语文、班会……《你自强的样子，就是中国最美的样子》这是六年级的一节班会，题目很吸引我，所以选择去参与一下。

国家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教育也是，如今的课堂和我们以前真是大不一样了，老师的课程设计充满新意，从自我梦想出发一点点延伸到榜样力量，中国

梦，挖掘出实现中国梦的内核是自强不息，又借助AI带入同学们的未来，反推现在该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。基于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，所以，每个学生的发言都有鲜明的个人特色，有些梦想很宏大、有些梦想很平实，他们表达出来的想法成熟又富有哲理，让我感慨万千。

《下雨雨》的童声合唱在耳边响起，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在下雨天欢快地踩着雨水的孩子们。蹲在地上观察蜗牛、趴在窗台上看云、为一只飞走的蝴蝶怅然若失——这些无用的瞬间，是一个人对世界最初的好奇与温柔，全面育人的理念正是在保护这份童真，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，都能散发属于他自己的光芒，允许花期不同，允许竞相开放。

来到校园的这半天时间，我感受到了不同于以往的课堂，看到了教育最好的样子。老师没有直接把知识灌进脑袋，而是点燃一束火把，不是让所有人都成为相同的样子，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当篆刻刀在石头上刻下第一道痕迹，当科学实验迎来又一次失败后的成功，当历史的记忆被少年们重新擦亮，当一杯山楂茶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——这些看似不同的方向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终点：一个孩子，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位置，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努力。

每一个自强的你，都是这国的一部分、一份力量，每一个人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自强的含义。每一个挺直脊梁的你，每一个眼里有光的你，每一个接纳自己、相信自己的你，都在无声地铸就着这个国家自强的模样，少年如此，国便如此！



荷塘清趣 胡传梅/作

征稿启事

《京西时报》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，每周1个整版，逢周五出刊，设有《文化纵横》《推荐一本好书》《流金岁月》《花蕾》《联苑》等栏目。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，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。

一、征稿要求

1. 内容：须为原创，拒绝AI生成，文责自负。

2. 体裁：散文(非虚构)、小说、诗歌、书画、摄影、篆刻、剪纸等。

3. 要求：散文、小说：600—1500字为佳。

诗歌：不超过30行。

书画等：照片在1M以上，清晰、干净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1. 投稿邮箱：mtgxwzx@vip.sina.com

2. 投稿要求：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，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，标题统一格式为“区域+作者+文体+标题+字数”，如“门头沟李某某散文《秋思》1235字”。

3. 投稿提醒：来稿时，请注明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等。

4. 联系电话：69849082(重要稿件，请电话确认)

5. 联系编辑：贺京梅

三、版权声明

作品一经刊用，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。

《京西时报》

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